

從「活物經濟學」到 「死物生態學」： 論「劇烈加速度」展中亞洲 藝術家對物在生產關係中的 可逆性操作¹

From the "Economics of Living Objects" to
the "Ecology of Inert Objects": On the 2014
Taipei Biennial's Reversible Manipulation of
Object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文 |

徐明瀚

Austin M. H. Hsu

藝評人，現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美術系博士班





尼可拉·布西歐 (Nicolas Bourriaud) 在開幕記者會上說「劇烈加速度」一詞是反諷的 (irony, 藉由頌揚而說反話)。他指道北美館入口大廳的那件由數個吊床和圓形茶桌組成的《福爾摩莎慢活茶》就是對這種高速的反諷。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緊接著一樓兩邊走道上分別由台灣藝術家黃博志、彭泓智設立的工業生產線, 則回到了一個相對緊湊的世界裡, 而成為了本展覽的一個內在矛盾的起點, 成為可以不斷辯證和遞迴的空間暗示。所以這次雙年展, 恐怕問題不是出在速度, 而是方向偏離與折返的可能: 如何能在人類世的高速發展中, 創造物質生命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

布西歐曾在〈未穩定的建構: 關於藝術與政治的問題回應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台譯: 賈克·洪席耶)〉一文中提及「未穩定藝術」(Precarious Art) 的未穩定 (precaria) 意味著「可逆之授權」(reversible authorization), 它是「一個為了在管理其資產的法律外, 為某特定時段而耕耘 (cultivate) 的場域。」² 易言之, 這種授權並非是一種單向的授權, 其單向性並非如當代藝術品在觀念地位上的絕對權力, 亦非將藝術僅僅視為土壤或領土進行耕耘/文化 (動詞) 的權力爭取被授予, 布西歐認為必須將當代藝術所佔據的領域視為過渡性的領土與沒有明確地位, 才是「未穩定美學」的意涵。³ 他指出: 「重要的是要知道對象是否產生活動、溝通與思想, 其生產力又有多少程度在美學世界裡?」然而, 布西歐不帶樂觀也不帶悲觀地指出, 這種耕耘的思想 (意即與土地的持久連結) 被貿易 (trade) 概念所取代。然而我們卻必須要問: 在這種對物進行交換、貿易的經濟學中, 它的可逆性是否真的因此被打開? 在筆者看來, 這種物因交換而活的經濟學, 卻落入了更為廣泛的不可逆的交換邏輯中。我將

上圖——
黃博志, 《生產線——中國製造 & 台灣製造》, (Production Line – Made in China & Made in Taiwan), 2014, 複合媒材, 尺寸依展覽空間而定

此種不可逆的交換邏輯稱為「活物經濟學的侷限」，並點出在北美館本屆雙年展中陷於此邏輯的作品，並試圖提出真正符合物在其生產關係和藝術的生產關係中具有可逆性的作品，而我試圖在這幾個藝術家的作品上工作，稱之為「死物生態學」。

首先，我們要處理的是布西歐對於物之使用與交換關係的經濟學想像。他對這裡貿易的定義是：「物及其使用者（user）的跨疆界遭遇。」的確，在貿易的邏輯中，是比昔有的在地化更具流動性，但是這種建基於使用價值的狀況，並不能充分說明當交換價值取代了物之「使用價值」的貿易邏輯，直到了本次雙年展，他提出了馬克思的「妖物起舞」詮釋，則進入了那種因為「交換價值」所造成戀物癖效果大增的著魔階段⁴，可以讓物因此活過來。但是，這種活過來的想像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帶動的賦靈論想像，二方面也使得活物進入到正規不斷被交換的境遇中，而至象徵交換之窮盡才得以方休。易言之，這種物從使用到交換再到象徵的貿易交換邏輯，實則是生產關係的一種不可逆的全階段完成，而無法讓物在這樣的生產關係中形成可逆性。我們唯有在此展覽中讀到的解放手段則是「劇烈加速度」，等而言之，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對象徵交換經濟之思考的一種致命手段，此即符號的內爆，亦是此種劇烈加速度的做法。以加速毀滅來批判此毀滅的步伐。但無論是布希亞或布西歐都僅僅能提出此種消費社會或人類世的反諷性警覺，實則無法讓活物走向滅亡的這整套生產關係形成一種新的批判解讀或介入重分配的角度。

其次，我們必須檢視本展覽藝術家與上述論題的交會狀況，在展覽中我們會發現有許多亞洲藝術家，因為身處在亞洲這個同時兼具了世界工廠（生產前沿）與世界市場（消費終端）的整條生產關係鍊的地區，從而有了對此關係進行完整批判上的優勢。然而，部分作品卻往往困在特定經濟學的邏輯中：如在生產關係中只去證成自我是在宰制關係中，因為他律下而形成的自我受虐的勞動者幽默，或是在符號消費與象徵階段形成後進行的一種屬於反諷的象徵

下圖——
彭泓智，《大洪水——諾亞方舟計劃》
（The Deluge – Noah's Ark），2014，
複合媒材，尺寸依展覽空間而定



衝動，換言之，這類作品都還是對被客體化之活人或活物（living objects）所位處的經濟交換價值而進行再現。比方說，泰國藝術家蘇拉西·庫索旺（Surasi Kusolwong）利用工業生產的原料絲線與金項鍊的混同，並增加內藏寶礦之懸念而增加與觀眾的互動，形成了藝術交換與經濟交換兩相疊合，然而此種作法仍只是經濟交換關係的再現與再生產；再者，我們也會看到對於生產關係的象徵化表現，在此，日本藝術家工藤哲巳（Tetsumi Kudo）是很早期從藝術的語言處理作為生態汙染與人類文明交錯的問題，也用了許多死物做了初步性的概念裝置。然而，法國哲學家洪席耶哲學對於德國象徵主義式的預言與對於隱喻的浪漫設想，是帶著曖昧的態度的，於是，若放在要超越象徵交換之經濟模式設想中，我認為當代藝術則應該是反象徵衝動的，在這個意義上，工藤哲巳的象徵性卻仍然是具有某種警世或教化的象徵衝動。所以，儘管藝術家在生產關係或象徵經濟的各領域中鬥爭著，卻都可能落入了毀滅階段的象徵性完成，而不具整套工業生產關係或藝術生產關係的可逆性。

然而，仍有些許的亞洲藝術家，則脫離了這種階段性與不可逆的完成，而形成了一種可逆性或說在終端處建立折返點的新形態，這些藝術家使用了許多在這些關係中已被定義的「死物」（inert objects）來重新構設這種關係的可逆性可能。比如說：台灣藝術家吳權倫生產環節末端的生物廢殼或化學廢料，如偽化石與後天然的物件（包括蚵殼這項死物），重新再資源化了在鈍化這樣的分類過程中，去翻轉既有對於生產與藝術的定義；或是如張恩滿利用吃剩的山豬與山羌頭骨掛吊的方式，彰顯原住民社群對於其獵物與消費品的尊敬，讓這些死物反向地進行與生者的對質，從而讓原住民獵槍的共活性與合法性，進行了法律的介入式制定與罪

下圖——
吳權倫，《沿岸採礦》
（Coast Mining），2014，石化
材質物件、砂土、數位輸出，尺寸依展
覽空間而定





上圖——

朱駿騰，《伊索的蝙蝠3號——黃金、雞、鼠》
(Aesop's Bat No.3 - Parteraleess, Chicken, Java mouse-deer)，2014，動物骨骼、水晶、大理石、胡粉、PVC，60×28×40 cm

下圖——

張恩滿，《原住民獵槍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Hunting Rifles)，2014，錄像、獵槍、獸骨、文件，錄像：31' 40"，尺寸依展覽空間而定

刑的重新界定；此外，還有朱駿騰利用各類獸骨的混雜以及蝙蝠生態的寓言化，對於與誰共同存活與自我生存進行了探討，也對於物種拆分邏輯進行了重分配。這類利用死物而重新在生產關係或是藝術生產關係中的重新翻轉、介入與分配，我將之稱為「死物生態學」，將之區辨於布西歐在「共活」架構下帶有的某種「活物經濟學」侷限。

這種死物生態學，不是馬克思對最初或最終自然的烏托邦想像，亦非歹托邦劇烈加速度式的悲劇論示，而是一種亞洲式的異托邦，是死亡與生命的輪迴與逆轉。在當中，對生活亦步亦趨的死亡幽影與物理雜質，而早早地內蘊或鑲嵌在主體之中。換言之，如果生產關係或藝術生產關係所模塑的一種勞動主體或藝術自律主體具有一種論述的話，那麼死物就是這種論述的自由間接（free indirect discourse），是一種附著的邏輯，此非「萬物有靈論」或「鬼魂附體」般身心靈被全盤佔據或自由直接引用，而是讓主體具有混雜性、讓物具有雜質感，並觀察當代藝術如何以此種雜質的構設，或物語的構句，去真正提出一種時間、空間與體制授權的可逆性。



- 1 本文改寫自 2014 年「亞際雙年展論壇」會前會時對論壇參與學者進行說明的專文，為「工廠小組」成員報告之其中一篇，論壇後於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地下演講廳與清華大學月涵堂正式舉行。
- 2 布西歐 (Nicolas Bourriaud) 著、黃建宏譯，〈未穩定的建構：關於藝術與政治的問題回應雅克·朗西埃 (台譯：賈克·洪席耶)〉，收錄於《中國美術學院學報·月刊》V34，2013 年 2 月，頁 78-79。
- 3 在這個意義上布西歐認為洪席耶對關係美學的批判仍坐落在倫理制域的分派體系之中。我亦認為洪席耶在美學制域提出的「未決」(indecision) 只是再域化的前一步驟而提出警示，而未能提出更細緻的藝術做法。
- 4 馬克斯在 1867 年《資本論》第 1 卷第 1 章第 4 節論拜物教 (Fetishism) 時曾經描述過：「因為物有了可供經濟交換的價格，於是一張木桌子也可以因此旋轉起來。」而更早在 1940 年代時則談過人類學界對「妖物起舞」(Ghost Dance) 的考察與觀點，布西歐曾經在本雙年展的策展論述中以此觀點出發。